

楔子

江湖之中，有一個人人皆知的傳聞，傳說在神祕的藥王谷裏住著一位仙人，仙人種植了無數珍稀藥材，總是救助需要幫助的有緣人，就算是剛死不久的人也能奇蹟般的令其起死回生，所以世人皆尊稱那位仙人為藥神。

只是藥神救了太多的生命，得罪地府，天庭為了避免和閻王起紛爭，便派使者前來，勒令仙人回歸仙界。

藥神不得不從天命，卻在人間留下了兩位徒弟—花落和香銷。花落擅長醫術，而香銷擅解毒，兩人攜手合作，繼承了藥神的志業，繼續救助許多重病傷殘的人，成為江湖中的傳奇，大家稱他們為醫仙和毒仙。

但是，漸漸的，少年們不甘寂寞，最後沒有遵守師尊的囑咐一直守著藥王谷，雙雙失去了蹤跡。

自此之後，江湖中偶有人見到毒仙香銷，但那時，毒仙已經成了人人聞之色變的魔教護法。

而醫仙花落卻一直沒有音訊，沒有人知道，此時的他身在何方，正在做什麼事……

第一章

「難道醫仙已經死了？」

東籬國都聖麟的一座茶樓裏，年輕的英雄少俠們圍坐在一位白鬍子老頭身邊，聽著他說故事。

「呵呵，這就沒有人知道了，普天之下，能夠認出醫仙的人只有毒仙和那些受過救助的人，或許醫仙此時就坐在我們附近也不一定……」白鬍子老頭對提問的少俠微微一笑，繼續說下去。「我們今天要說的主角，並不是花落，而是那位香銷……」

老人說得滔滔不絕，俠士們聽得眉飛色舞，而茶樓的另一角落，一位穿著灰色衣衫的青年男子捧著茶杯，和眾人一起聽故事，嘴角偶爾勾起，帶著一絲微笑。

男子長相清秀，容貌並不算非常突出，但是從他身上散發出一種溫柔的氣息，能使他身邊的人看見他就像是吃下一顆定心丸，自然的便會安下心。

「又在傻笑！」這時候，從茶樓外走進一人，此人生得白淨，臉微圓，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一身淡青色絲綢褂子，看起來像是哪家嬌貴的少爺。

「呵呵，晶兒，快來這邊坐！」灰衣青年一看見進來的人便綻開笑容，急忙拉著那人的手，將他領到自己身邊。

青衣人很不滿的甩開了灰衣人的手，揚起眉毛，一臉凶相，「閉嘴！不准亂喊！」被這麼一喝斥，灰衣青年露出了一絲委屈的神色，但還是乖乖閉上嘴，殷勤的為那人倒了杯涼茶。

「你又跑來這裏聽故事，如果真的那麼想他的話，為什麼不去找他？」喝了杯茶，青衣人的目光瞥向說書的白鬍子老頭，眼裏閃過一絲落寞。

灰衣青年微微一笑，手覆到青衣人的手背上輕輕摸了摸，「不就是捨不得魏大人嗎？」

因為兩人都是便服打扮，加上不常出現在宮外，所以四周的百姓們不會認出來眼

前的青衣人就是當朝戶部尚書魏蕭晶，而灰衣青年則是當今聖上最為信任的首席御醫華青青。

被這麼一戲弄，魏蕭晶猛地把手一縮，臉也紅了一下，但馬上又板起臉，強壓下羞赧，轉過頭來假裝生氣的狠瞪華青青一眼，「找我什麼事？」

華青青眼一垂，嘆道：「沒有事就不能找你嗎？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一起出來了……」

「你不知道本官公務繁忙嗎？」魏蕭晶白了他一眼，隨後站起身就要走，華青青急忙拉住他的胳膊。

他沒好氣的轉過頭，卻見華青青又忽然鬆開手，一臉歉意。

「是我不好，沒事了……魏大人不用理會下官……」

那一臉的寂寞讓魏蕭晶無法不理，嘆口氣，他走上前在對方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後，立即轉身離去，腳步飛快，沒多久就消失在外頭熙攘的人群中。

今晚來我那吧……

留下的華青青滿臉通紅，摸了摸自己發燙的耳朵，眼睛不經意一掃，竟然發現茶樓裏有不少人都和自己一樣，朝著門口張望，露出癡迷之色。

「掌櫃的，結帳！」沉下臉，他使勁將銀子往桌子上一拍，打斷那些男人不堪的想法，讓他們把目光從那人身上移開。

之後，他將手深入懷裏，無奈的嘆了口氣。

懷中之物還是沒有送出去啊……

身為御醫，必須隨時在宮中待命，更不用說是首席太醫，今天他也只是趁著到公主府替公主診察身子，偷得一點點空閒時間而已，待會出了茶樓，他就只能回到宮宮，繼續與藥草和醫書作伴了。

背著藥箱，華青青頂著烈日走回皇宮，尚未踏入宮門，門口已有內官在等候，看見他，立即上前相迎。

「華太醫，洛宰相已經等候多時了。」

「洛大人來了？」一聽說洛風揚來找，他立即快步跟著內官趕到太醫院，就看見洛風揚微笑著邊喝藥茶邊和其他太醫聊天，一點也不像生病求醫的患者。

洛風揚見他回來，微微一笑，起身和其他太醫們致意，便跟著他進了後院。

後院裏有一棟專屬於華青青的藥房，一推開房門，藥草香味頓時撲鼻而來。

「洛大人請坐。」華青青示意請人坐下，之後便習慣性的將手指搭在對方的手腕上。

可是洛風揚卻將手一收，笑著搖頭。「青青，我今天來不是為了找你看病的。」

「嗯？」收回手，他一臉疑惑，「那……不知宰相大人前來是為何事？有什麼需要下官幫忙的地方嗎？」

「陛下降了一道聖旨，說要我和宮墨遙那小子成婚，你知道嗎？」洛風揚眉頭緊鎖，搖頭嘆氣。

「什麼？陛下竟然……」華青青驚愕不已，久久無法恢復。

「所以青青，你一定要幫我！」

洛風揚忽然握住他的手，這才讓華青青回過神來，也非常同情的回握同期進宮的好友。「有什麼是我能夠幫上忙的？」

人人都說東籬國文有洛風揚，武有宮墨遙，文可安邦，武可定國，使東籬上下繁華富裕，天下各國君王莫不羨慕眼紅，可是他們卻不知，這兩位大人根本是天生犯沖，相互看不順眼，在朝堂上打起來是常有的事。

而東籬王雖然脾氣古怪，但對兩人的脫序行為也一直都是睜隻眼閉隻眼，豈料今日會在他去替音書公主看病，未參加早朝時，下了這麼一道驚世駭俗的聖旨，將東籬國兩位天天吵翻天的文臣武將放在同一個屋檐下……之後這兩人的日子，豈不是更加艱難萬分了？

「嘿嘿，我記得你曾經說過有一味藥，可以讓熊一般的壯漢都軟綿綿趴下但慾望勃發的那種。」洛風揚笑道，眼底藏著別有用心的奸詐。

華青青聽了一愣。自己那時不過是偶然做出一款新藥，沒想到這位宰相大人還記在心上。

「洛大人要那款藥是為了……」他神色微紅，畢竟春藥的用途也就那麼一種，但要用在誰身上就得問清楚。

「自然是為了整那個笨蛋！我想在成親當日讓青樓女子服下這藥，派她去挑逗宮墨遙，等他蓄勢待發時再率十人闖進去，到時他的模樣鐵定很有趣。」洛風揚說著，眼中的光芒卻有些奇怪。

雖覺不妥，但拗不過好友的懇求，華青青只得應了下來，和洛風揚約定好成親那日為「交貨日」後，才打發掉一肚子壞水的狐狸宰相。

傍晚時分，華青青終於得以脫身出宮，一路急趕，才在天完全暗下來之前到了戶部尚書府。

魏蕭晶家的管家早知華青青會來，恭恭敬敬的將他迎接入府，親自送到主子的房前。

輕叩屋門，管家低聲道：「大人，華太醫來了。」

「讓他進來吧，你們暫時都下去休息。」屋裏傳來魏蕭晶平緩的聲音，管家自是領命退下，華青青見他走遠，方才輕輕推開屋門。

屋裏點著檀香，陣陣香氣撲鼻而來，除此之外，空氣裏還夾帶著些水氣，形成一層薄薄的水霧。

邁步踏入屋裏，華青青就看見正前方坐了一人，身上僅披著白色外衣，袒露出胸膛，但最教人害臊的是，那外衣下竟然一絲不掛！

華青青的目光頓時飄向別處，但還是忍不住用眼角餘光打量面前的男人。

剛剛沐浴完的魏蕭晶臉上還泛著紅潤的色澤，一頭烏黑長髮帶著晶瑩的水珠，濕漉漉的披散在身後，浸濕了衣衫，白衣下的肌膚雪白，小腹上略顯出肌肉紋理，只是胸口的一道傷疤，從上至下的破壞原有的美麗，看起來猙獰異常。

「進來，把門關好。」魏蕭晶正修剪著自己的腳指甲，彎起一腿，清楚可見的私密之處透著一股誘惑魔力。

華青青嚥了嚥口水，愣了片刻方才想到要關門，他紅著臉，吞吞吐吐道：「晶兒，

小心著涼……」

魏蕭晶停下動作，看著他的背影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「你是怕我著涼，還是怕我用這般模樣去勾引別人？」

「我……」轉過身，華青青看著他的臉，最後只能嘆道：「都有。」

「哈哈！」魏蕭晶大笑起來，放下腿，站立起身，走向他，白色的外衣隨著他的走動從肩頭滑落，露出那具誘人的身體。

他一手攀住華青青的肩膀，輕輕撫摸著他的臉頰，取笑道：「你又不是沒見過，現在還會害羞？臉這麼紅……」

「晶兒！」華青青不好意思的輕斥，不料魏蕭晶收回手，轉過身。

「你若是沒那個意思，那就回去吧，本官也要早些休息！」

「不是……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華青青急了，一把抱住他，在他耳邊低聲喃喃，

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但是在宮裏你從來都不看我一眼……」

貼在情人的頸窩，華青青親吻著他的耳朵、脖子，從上到下一點點的啃咬著。

魏蕭晶抬起手，摸了摸他的頭，嘴角勾起優美的弧度。

聖麟的夜，月光皎潔，銀輝灑落在床榻上，將床單照得雪白。

床上，兩具赤裸男體交疊，青絲纏繞，兩人耳鬢廝磨，十指相扣。

魏蕭晶雙眼迷離，兩頰酡紅，嬌媚的呻吟不斷從口中逸出，雙腿緊緊盤繞在華青青的腰部兩側。

華青青大汗淋漓，撐著身子，以免壓著他，溫熱的唇瓣則憐惜的貼在那具充滿誘惑的身體上，在胸口上輾轉流連。

「晶兒，這道傷……」他皺著眉輕吻那道猙獰的傷口，露出了難過的神色。

「早就不痛了！啊……等……」魏蕭晶剛剛開口，卻被忽然衝進體內的一陣熱浪弄暈，頓時所有的話語都變成喘息和呻吟。

腳趾在雪白的床榻上使勁蹭著，最終，兩人都攀上了雲霄。

華青青重重喘了口氣，平躺在愛人身側，激情仍未退去，面前的景色還是模模糊糊。

突然，手腕上傳來一陣緊窒，讓他驀地清醒，睜開雙眼，就看見那人一臉的得意之色。

華青青暗叫不妙，但為時已晚，雙手早已被捆綁住，壓在頭頂上。

「晶兒，你要做什麼？」他有些慌張的想掙扎，卻無法掙脫束縛。

魏蕭晶微笑著坐到他身上，雙手壓住他的胸口，手指間閃著一絲寒光。

「晶兒！你……你到底要做什麼？你拿我的針做什麼」華青青驚慌的看著他手中的銀針。

魏蕭晶用銀針在華青青的胸口上輕點，最後把尖端對準他的喉頭，嚇得他不敢再亂動。

輕輕一笑，魏蕭晶又道：「現在開始，你給我說老實話，如果有半句假話，就不要怪我手中的銀針不長眼睛！」

「晶兒，你到底想怎麼樣？」看著那支隨身攜帶、平日拿來救人的銀針，華青青

現在只覺畏懼，聲音也有些發顫。

「我只想問你幾個問題而已，不用緊張。」魏蕭晶俯下身，輕輕咬了咬他的耳垂，氣息吐在他的脖子上，惹得他又是一陣顫動。

「第一個問題，你後不後悔帶我來東籬？」

「當然不後悔，怎麼可能後悔呢？」華青青立即回答，絲毫不敢含糊。

魏蕭晶撇撇嘴，思量了一下，又問：「當真不後悔？我看你可是非常捨不得你那個貌美如花的小師弟啊……」

「我是很想念師弟，但是師弟也有他自己的人生，我們約好了互不干涉，除非生死蠱有了動靜……啊！」華青青忽然叫了起來，只因銀針突地扎入他的皮膚之中，痛得他瞇起眼。

生死蠱，是當年師父給自己和師弟種下的，只要他們其中一人遇到生命危險，另一個就能立即感應到而前去相救。

如今他已經很久沒有師弟的音訊，也不知道他最近在做些什麼，所以不時會在心頭惦著，也惹來自己情人的不悅。

魏蕭晶並沒有再進一步動作，只是冷冷的嘲諷。「你和你師弟感情可真好！生死蠱，生死蠱，你們是不是生死都要黏在一起啊？」

華青青從他冷冰冰的話語之中聞到一股醋味，恐慌感立即消失，他睜開眼看著面前鬧彆扭的男人，寵溺一笑，「我和師弟的感情只是兄弟手足之誼，可不到我和晶兒這種地步……哎呀！」

魏蕭晶手一用力，銀針又一次扎入華青青的皮膚裏，痛得他再次求饒。

「好，那我再問你，今天洛風揚找你做什麼？你們倆私交也真是好啊，不愧是同期入朝的，可是我也和你們一起入朝，怎麼就沒見他這麼纏著我呢？」魏蕭晶拔出銀針，貼著華青青的臉頰劃下，臉上盡是氣惱。

「唉，晶兒，你別亂吃醋好不好？」華青青只能苦笑，害怕自己再受皮肉之苦的不敢多言，更不敢去問對方為什麼在宮裏有那麼多眼線。

「什麼亂吃醋那洛風揚可是出了名的風流，而且男女通吃！他無緣無故就和你好，怎麼不讓人懷疑他的居心？你可有讓他見過這張臉皮下的容貌？」魏蕭晶戳著他的臉頰，不是滋味的質問。

華青青急忙搖頭。「沒有，絕對沒有！我可不敢讓任何人看見，除了晶兒你啊！」聽了這話後魏蕭晶方才露出笑臉，伸手用銀針將華青青的臉皮挑下，露出原本的樣貌來。「這還差不多，你這樣子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就行！」

說完，俯身又貼上他的臉，輕輕咬了一口，雙眼一直盯著他。

華青青鬆了口氣，笑了出來，一直懸著的心緩緩平靜，眼皮開始覺得沉重，最終緩緩閉上。

「若你有一天背叛了我，我一定會讓你陪我一起下地獄！」

魏蕭晶喃喃道，起身的時候，才發現身下人已經微微張著嘴睡著了，還打著鼾，一臉疲態。

「……」皺了皺眉，他最後還是替情人鬆綁，然後重新躺在他懷中。

「你若是……若是背叛我的話……我一定……饒不了你……」一面咕噥著，睏意也漸漸襲來，沒多久，他便和華青青一樣，安然入睡。

夜，又恢復了平靜，房間裏只傳出陣陣安穩的呼吸聲。

翌日早晨，華青青難得的跟魏蕭晶一起用了早膳，還順便搭上情人的馬車，一起趕往皇宮。

第二章

一進宮，華青青還未回味完昨晚的旖旎熱情，就忙成一團，只因早朝時，宰相洛風揚莫名發熱暈倒，他只得寸步不離的悉心照顧。

洛風揚的病只有他清楚，因為某些因素，不便交付給別的太醫，所以從會診到抓藥，全都是他親自處理的。

「青青，風揚到底怎麼了？」

面對東籬王裴聖語的關心探問，華青青迫於無奈，吞吞吐吐的紅著臉將病因老實說出口，「是……床事過勞。」

真夠諷刺的，昨天這人才向他索討那款藥，今日就因床事過勞累倒，若不是他知曉原因为何，一定會認為洛風揚不知何時擅自偷走那款藥了。

這回答令裴聖語不禁啞然，隨後表情變得有些氣憤，嘴上不饒人的說著調侃的話。「過勞？這小子竟然敢因為這種事情誤了早朝？」

不知東籬王真正心思的華青青急忙拱手為好友求情。「陛下，微臣斗膽，雖然傳聞洛大人風評不佳，但微臣以為，洛大人必定有難言之苦，望陛下開恩！另外，昨天那道聖旨未免有些……」他說得提心吊膽，小心翼翼的偷瞄著主子，他明白，這些事其實並非自己一個小小的御醫能管得起的。

「早朝的事朕沒有怪風揚的意思，你不必擔心，不過成親的事，朕意已決，就算你們再怎麼反對也無濟於事。」裴聖語一想起那件事便勾起笑，「但即便朕這樣說，你是不是一樣會堅持自己的意見，試圖阻止朕？」

臉一白，華青青身子一顫，結結巴巴的回答，「微臣只是……想為宰相大人分憂而已……」

「分憂？」難不成他想代替風揚嫁？思及此，裴聖語忍不住噗嗤一笑，「分憂？哈哈……實在是太有意思了！」

「陛下……」華青青被笑得一頭霧水，只能疑惑的看著眼前人。

「好了，青青，你暫且先告退吧，朕現在看見你就想笑！以後記得別管那麼多閒事了。」裴聖語捂著嘴巴，眼睛笑成月牙狀。

華青青無奈的搖了搖頭退出門。自己真的是多管閒事嗎？可是怎麼看那兩個人都不像是能在一起的樣子，這道聖旨倒還不如頒給自己和晶兒呢！

「華太醫。」

當他走到太醫院門口時，同袍黃太醫走了過來，對他一行禮。

「華太醫，剛才戶部尚書府派人來說，請你空閒時前去為魏大人治病……」

「魏大人」華青青一愣，心裏不由得緊張了起來。

今日自下早朝就沒見到晶兒的人影，那人身體本就虛弱，莫非短短一個下午的時

間，他的病又發作了嗎？該死！

心一急，他立即收拾東西，飛也似的衝出太醫院。

可待他匆匆趕到戶部尚書府時，管家卻苦笑著告訴他說：「華太醫，我家老爺剛剛出門去了……」

「啊？」華青青一愣，手中的藥箱帶子也鬆了鬆，差點把整箱瓶瓶罐罐跌碎在地。管家急忙上前一步扶住藥箱，面露抱歉之色，「我家老爺確實剛剛出門，華太醫，你看這……」

「呼……」一路疾奔害得華青青上氣不接下氣，此時才喘過氣來，「無妨，這足以說明魏大人精神不錯，沒有什麼大礙，我在屋裏等他便是。」說著就要邁出腳步，卻又被管家攔了下來。

只見管家額頭上滿是冷汗，一邊抱歉一邊無奈的解釋。「華太醫，我家老爺臨走的時候吩咐小的，若是華太醫前來，不得留客……華太醫，您是不是今早得罪了我家老爺啊？」

管家心裏明白這兩人的關係非比尋常，因為華青青是府中常客，自家大人也常常這般捉弄這個老實太醫，可是每次壞人都讓他這小小的管家來做……無論華青青脾氣多麼溫厚，怎麼說也是東籬王面前的紅人，論地位也和他家大人差不多，自己能有多少條命去得罪這麼一位大人呢？

眼看管家臉色蒼白，虛汗直冒，華青青也無法多加怪罪，只能嘆了口氣，轉身離開，並不為難對方。

「華太醫！」管家心生感激，立即拽住他的胳膊，見華青青疑惑的回頭，管家才鬆開手，和善一笑。「太醫大人，小的雖然不能請大人進屋休息，但是倒可以提供一點訊息給您。」湊到華青青耳邊，管家小聲說：「我家老爺肯定是去了街口的老地方，華大人不妨去那找找。」

華青青眼珠子一轉，尋思了一會兒便知道管家說的老地方是何處，當下謝過了對方，立即尋人去。

看樣子，晶兒八成又惱他了，而且鐵定和他照料洛風揚一整個早上有關。可是他怎麼就不明白，自己純粹只是在盡一個醫者與好友的義務呢？

「大人，我們要回宮了嗎？」車夫見他這麼快就要離開，心裏很是疑惑。

華青青搖了搖手，「不，我要在街上走走，你先回去吧。」

將身上的藥箱交給車夫，他一身輕鬆，伸手整了整衣領便朝街市的方向走。

若要找到戶部尚書，便要往能夠賺錢的地方去……這聖麟城裏晶兒最喜歡去的，便是街市口的那家「聚寶閣」。

聚寶閣是聖麟城中最大的賭坊，華青青曾被魏蕭晶帶去過一兩次，若是平日找不到魏蕭晶，要嘛是魏大人公務真的繁忙，要嘛就是魏大人「私務繁重」，這時就必須前去聚寶閣才能看見他的人影。

華青青一邊走，一邊從懷裏摸出一枚小小的玉珮，玉珮的形狀正好是枚金元寶，且那玉的質地很特別，一邊透著淡淡的血色，一邊卻帶著絲絲墨綠，夏季捏在手裏，玉珮會散發出冰涼之氣，很是舒服，冬天握著，又有一股暖暖的溫度，貼身

攜帶，可以調理身子。

這原本是他打算送給晶兒的，卻一直沒有拿出手，他不知道對方會不會喜歡錢財之外的東西，因為每次送東西給那人，對方永遠只有一句話—

「你不如直接給我錢。」

「你不如直接給我錢好了！」熟悉的音色飄入耳裏，他立即朝前看去。

只見聚寶閣門口圍了一圈人，大家都在指指點點，議論紛紛。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華青青好不容易才擠進人群中，一邊說抱歉，一邊往最前面鑽，一路得罪了不少群眾。

撥開人群，他定睛一看。面前左側站著一個手持搖扇的少爺，帶著幾名身材魁梧的大漢，大漢們正惡狠狠的瞪著右側的人。

右邊的人穿著一身月白長褂，臉色紅潤，此時正指著那些大漢們怒罵。「輸了就賴帳，真是沒有出息！」

「明明是你要老千，不然我那麼好的一局怎麼可能會輸給你」白面少爺兩眼一瞪，腮幫子氣得鼓鼓的，「再說，我只是要拿身上這塊玉當抵押，又沒說不給錢，你獅子大開口要這麼多，我怎麼可能帶這麼多錢在身上？」

「你當我傻瓜嗎？這破玉才值幾個錢，沒錢還敢玩這麼大。」右側的人忍不住譏笑，收回手叉在腰間，目光蔑視的看著白面少爺和他的家丁們。

「你！你竟然敢看不起本少爺，你可知道本少爺是什麼人？」白面少爺氣得臉色發紅，手指著對面的人直打顫，「本、本少爺可是當朝、當朝吏部侍郎之子，你竟然……」

聽見那少爺搬出身家，當街的百姓們更是對他指指點點，沒什麼好話。

華青青站在一旁乾著急，生怕那些粗壯的漢子們衝撞了魏蕭晶，惹得他氣急病發。但魏蕭晶卻毫不在意，又笑道：「不過是個侍郎之子，有什麼好得意的？就算你爹親自過來，我也不怕他！勝負已定，欠債還錢，無論你去哪裏說，這道理都還是在我這邊。」

「小子，你竟然敢對我……對我無禮！來人，給我教訓這個小子！」白面少爺怒不可遏，立即對身邊的壯漢使了個眼色，漢子們莫不摩拳擦掌，朝魏蕭晶的方向走了過去。

「等等！住手！」華青青急忙衝上前，攔在那些漢子面前，可是那些大漢哪會聽他的話？稍稍一推就把他推倒在地上，沾了一身的塵土。

「你們給我住手……」華青青手摸向身後，頓時一驚。他竟然忘了，剛才已經讓人把藥箱送回宮裏，這下祕密武器都沒了。

「哈哈哈……」不料在他身後的魏蕭晶卻忽然放聲大笑，笑得人莫名發寒，就連那些壯漢也都怔住。

「你們這群蠢貨……哈哈，笑死我了！」魏蕭晶笑得眼淚都快流下來，而那少爺更是被他笑得惱羞成怒。

「你這匹夫，笑什麼？」

「哈哈……太有意思了！」他笑著推開壯漢們，走到華青青面前，一把將他從地

上拉起，對著那少爺問：「你可認識此人？」

對方這才把注意力放在華青青身上，端詳了許久，眉頭漸漸緊鎖。「似是面熟，就是忘了何時見過……」

「呵呵，這位吏部侍郎的公子可真是貴人多忘事，此人乃是本朝首席太醫，蒙東籬王欽賜落雨令，遇事可先斬後奏，小少爺連這都不知？」魏蕭晶拍著華青青的肩膀，儼然一副兩人交情很好的模樣。

那白面少爺頓時嚇傻。雖然本朝太醫的官職並不是很高，但首席太醫華青青的地位可是比他爹還高了幾分，不但備受東籬王寵信，就連皇太后也對其恩寵有加，不是凡人能夠得罪的角色。

「現在當街的百姓可都看見了，你這吏部侍郎之子當街命令下人攻擊華太醫，罪名不輕吶！」他盡露得意之色，滿意的看見對方嚇白了臉。

「……混蛋！」白面少爺先是一陣心驚，接著立即賞了推倒華青青的壯漢一掌，之後便湊到華青青面前，涎著臉鞠躬行禮，不住道歉，「呵呵，小人管教無方，得罪了太醫大人，還望太醫大人不要見怪才是。」

拍了拍身上的灰塵，華青青正準備回答自己無事的時候，卻被一旁的情人搶先一步開口。

伸手拉住那個不停陪笑臉的少爺，魏蕭晶冷笑。「那你覺得是不是應該給點封口費呢？」

「晶兒！」華青青看不過去立即輕斥，可魏蕭晶卻絲毫不理會他，只是笑吟吟的盯著目標人物。

「是、是，回頭我一定……一定把這筆錢補齊，還望太醫大人放過小人！」白面少爺雖然心裏不甘，但也只能忍下這口惡氣。

「好，那再加上五百兩，一共是一千兩銀子，請你隔日送到戶部尚書府。」魏蕭晶笑著湊到對方耳邊，低聲說：「順便問你爹，上次他輸給我的三千兩是不是也可以同時送來。」

「嘎？」只見對方猶如被雷擊中，頓時嚇跪下去，「我……我爹……你怎麼……」

「哼！記得送來，不然我保證你爹的臉色一定會更加難看！」說完，魏蕭晶一甩衣袖，拉住了華青青的胳膊，「我們走！」

「呃？可是……」華青青被拖拽著遠離，黑眸卻一直看著那癱軟在地的男人，覺得有些不忍。

四千兩銀子，對於一個侍郎而言，是不是太沉重了？

「不用管他，他爹有的是錢！就當給他買個教訓，誰要他有錢沒處花，非要來賭博，還偏偏找上本官？哈哈！」魏蕭晶猖狂大笑，一路上都是他的笑聲，但圍觀的人群卻沒有一人指責他，反而一起在他們的背後鼓起掌。

一邊走著，魏蕭晶一邊掂量剛剛在賭場裏得來的錢財，滿面春風，華青青則是苦著一張臉跟在他身後，忍不住數落起他的不是。

「身為朝廷命官竟然公然聚賭，晶兒，你可真是大膽妄為呀！」

剛一說完，前面的人便停住腳步，害他差點撞上。

魏蕭晶收斂起笑容，斜眼看向他。「做官怎麼了？憑什麼做官就不能賭博？本官就是愛財，若是要本官戒賭，那就先把你那一屋子的草藥統統燒掉！」

聞言，華青青臉一白。那些草藥大多都是些珍貴寶物，若是叫人一把火燒光，他一定要心痛上好幾年的時間。

見他閉上嘴巴，魏蕭晶這才重新邁步，狀似漫不經心的問：「今日華太醫怎麼有空跑來街市？不是在宮裏忙嗎？」

「接到晶兒的消息，我又怎麼敢不到呢，」華青青說著，急忙跟上他的腳步，「晶兒，你身體沒什麼大礙吧？」

魏蕭晶瞪了他一眼，一撇嘴，酸溜溜的諷道：「本官哪敢勞煩華太醫大駕，華太醫可是陛下眼前的紅人，只要陛下一召喚，就要日日夜夜伺候著，連宰相病倒也要華太醫照顧，好像這東籬皇宮裏就你一個太醫一樣！」他越說越不是滋味。

「你又在瞎生氣了……」華青青很是委屈，「我是真的很擔心你的身體，這麼多年了，這病還不能根治，我都無顏去見師父了。」

「那是你學術不精！或者說，你根本無心替我治病，因為你的心思都放在裴聖語身上！」他話還沒說完，華青青立即上前一步捂住了他的嘴巴。

「小聲點！直呼本朝萬歲名號可是大不敬之罪！」

魏蕭晶卻不領情，粗魯的一把扯開他的手，又瞪了他一眼，「你們都怕他，我可不怕！當年若不是發生變亂，現在根本輪不到他來坐這張龍椅！」

聞言，華青青臉色大變，立即將他拉到小巷子裏去，左右觀望，確認方才的話沒有人聽見，大大鬆了口氣，忍不住對情人叨唸，「你不要命了嗎？竟然敢說那種大逆不道的話！」

魏蕭晶一甩頭，冷哼。「反正我早就是踏入棺材的人了，能活幾年還不知道，有什麼好怕的？」

「……晶兒，我答應過一定會治好你，所以你能不能也答應我，不要再去想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，安安穩穩、開開心心的活下去？我一定會盡力保住你的命。」他按住情人的肩膀，神色認真。

但是魏蕭晶卻冷笑一聲，用嘲諷的語氣說：「當年你也是這麼說，所以動不動就消失去找你那些寶貝的草藥，棄我於不顧，結果還不是一樣，什麼『天龍心』，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味藥！」

「不會的！師父說過的話絕對不會有假，你要相信我！現在你必須天天定時服藥，千萬不要放棄，若是你有什麼萬一，我……我也……」華青青一邊說，眼圈也紅了起來，壓在魏蕭晶肩膀上的雙手微微顫抖著。

魏蕭晶見狀，不再說話，眼一垂，眼角閃著淚光，之後輕輕撫上肩頭上的手，很艱難的低笑。「好……我信你，我一直都信你的不是嗎？」

「晶兒……」華青青忍不住將他摟入懷中，低頭親吻他的額頭，似是保證，又似在催眠自己的喃喃道：「我一定會治好你……一定會，之後我們就一起退隱江湖，回藥王谷生活。」

魏蕭晶一愣，之後嘆了口氣，抱緊身前人，手緊緊扣住他的後背。

「啊，對了！」這時華青青忽然想起自己懷裏的東西，便鬆開情人，摸出那枚玉珮。「上次陛下讓我在寶庫裏隨意挑選喜愛的東西，我看這玉珮冬暖夏涼，正好適合你用。」他將玉珮穿於紅線上，戴在魏蕭晶的脖子上，輕輕塞入他的衣領之中。

一股清涼的感覺立即從玉珮中傳出，讓魏蕭晶舒緩了原本激動的心。

只是一放鬆，疲倦便迅速湧上，魏蕭晶只覺雙腿一軟，眼前一黑，便直接倒在華青青懷中。

華青青急忙查看了一下懷中人的脈象，發現他是因為過於疲憊才倒下後，稍稍鬆了口氣。

看著懷中的人迅速熟睡，他百感交集。情人眼眶下深深的黑眼圈透露出他的倦意，這讓他更加無法原諒自己。明明知道這人身體虛弱、需要休眠，昨晚自己卻還是忍不住前往尚書府和他幽會……作為一名醫者，實在是不應該。

可是如果不赴約，晶兒又會胡思亂想，身體的虛弱讓他的心也變得極為脆弱，雖然平時極力裝作強硬，但他一眼就能看穿他的偽裝。

「晶兒，都是我的錯……」盤繞起魏蕭晶的髮，華青青將人攔腰抱起，走向街頭。即使自己不甚精實的身子已晃來晃去，幾乎站不穩，但他還是咬著牙，堅持到叫來馬車送兩人回府。

也只有這種時候，這人才會不彆扭的任自己擁抱、守護。

當晚，華青青擁著魏蕭晶和衣而眠。

魏蕭晶到了下半夜便清醒過來，轉身發覺華青青在身旁，心一驚，但看他閉著雙眼，氣息平穩，身上衣物穿得整整齊齊，一件不少，不由得一笑。

他先是伸手捏了捏對方的臉頰，華青青並沒反應，只是繼續沉睡，魏蕭晶才鬆開手，凝視他許久，最終還是嘆了口氣，湊到華青青的唇邊，輕輕啄了一口。

見身邊人眼皮動了動，他立即轉身躺下，心臟卜通直跳，臉也微微發燙。

等待一陣，發現身旁毫無動靜後，他鬆了口氣，摸摸自己的臉頰，將手指咬在口中，心中既苦又甜。

這一夜，比過去還要難眠，因為他益發恐懼，不知道自己還能陪這人度過多少這樣的日子……